

伊朗核危机阴影下的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

孙德刚

内容提要 伊朗核危机爆发后，以色列一直酝酿对伊朗核设施采取先发制人打击。从实证研究来看，促进该战略实施的因素分别是：维护以色列国家安全；转移以色列国内民众视线；联合国对伊朗实施了制裁；美国执行了模糊政策；以色列在先发制人战略运用上经验丰富。制约该战略实施的因素分别是：以色列进攻性军事力量的有限性；以色列国内政治派别的反对；以色列缺乏盟友的鼎力支持；国际舆论的反对；伊朗的反击能力。由于制约因素占上风，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受到遏止。未来这一战略是否得以执行，将主要受伊朗核技术发展走向、国际舆论导向和美、以、伊三国国内政治发展的多重影响。

关键词 伊朗 核危机 先发制人战略 以色列外交 国际安全

作者简介 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上海 200083）。

国际安全领域既存在许多发展与合作，也有诸多冲突与危机。在处理危机时，先发制人战略是国家一般面临的基本战略选项之一。先发制人系指决策者用预防性打击手段，防止对本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因素出现，否则，威胁将不断增加，甚至演变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并最终难以化解。¹ 主权国家是否选择先发制人战略，是出于决策者的心理判断。

伊朗核危机及其对以色列安全的影响

2005年以来，伊朗总统内贾德不顾西方国家的反对，坚持认为伊朗有权掌握核技术。他希望以此提高伊朗的威慑力，因为伊朗周边等许多国家均已有核武器，如俄罗斯、巴基斯坦、以色列和对伊朗形成两面夹击之势的美国。就在人们将视线集中于美国与伊朗核博弈时，以色列同伊朗的关系却随伊朗核危机的爆发而骤然紧张。内贾德自 2005 年 8 月任总统以来，曾质疑“犹太大屠杀”的历史，宣称“犹太复国主义”就要灭亡了，“以色列天数已尽”。^④ 这无疑触及了犹太人的神经，使他们担心：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一旦掌握核技术，将对以色列构成巨大的生存威胁，这种威胁判断主要基于两点。首先，伊朗在理论上具备袭击以色列的实力。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军力强大，又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作发展军备的后盾，自主研发的导弹射程覆盖了整个以色列。更让以色列领导人焦虑的是，内贾

^{*}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基金”和“2006年上海高校选拔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的资助。

¹ See Robert J. Pauly, Jr. and Tom Lansford, *Strategic Preemption: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econd Iraq War* (Burlington: Ashgate 2005), pp. 41–42.

^④ Joshua Brilliant, “Israel’s Options vs. Iran’s Bomb”, *UPI*, December 28, 2006.

德总统曾指出：“伊朗核计划将像火车一样，永远不会转向”¹。当联合国安理会于 2007 年 2 月通过对伊朗更加严格的制裁决议时，内贾德总统毫不示弱，认为“这只不过是因某些大国对伊朗抱有敌意”，伊朗“一刻也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④其次，伊朗存有动武意图。以色列领导人坚信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一定会袭击以色列，其理由是：伊朗领导人公开宣称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让巴勒斯坦人占领该地区，这使以色列领导人大为震惊。他们将内贾德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希特勒相提并论，认为伊朗有消灭以色列的坚强决心。在伊朗谋求核技术的现实威胁面前，奥尔默特还明确表示，以色列决不容忍伊朗掌握核技术、并最终拥有核武器。

为根除伊朗对以色列构成的威胁，以色列政府声称“保留所有的应对手段”，包括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以色列一位官员指出：“在伊朗核危机问题上，以色列没有妥协的余地。以色列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阻止大屠杀的历史在以色列重演。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以色列将采取行动。”^⑤实际上，在他发表此番讲话之前，一系列事件似乎印证了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如 2006 年 1 月上旬，伊朗一架“猎鹰”喷气式飞机曾在伊朗和土耳其边境坠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齐米（Ahmad Kazemi）及其他 12 名官员丧生。当时谣言四起，有分析人士猜测：卡齐米负责生产和开发“流星”弹道导弹，此类导弹不仅可以攻击以色列，还可攻击欧洲的心脏地带，所以以色列对他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斩首行动”。同年 11 月 27 日，伊朗一架空中运输机从德黑兰刚起飞后不久便坠毁，机上 40 名乘客遇难，其中包括 30 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有些人还是内贾德的贴身顾问。^¼以上事件似乎是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序幕。2006 年底，以色列总参谋长哈鲁兹任命空军司令舒克戴（Ekazar Shkedy）少将为以色列国防军“伊朗前线”总指挥。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似乎日益明朗化和公开化。

以色列的先发制人战略

目前学界对大国先发制人战略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½不足之处是，很多学者忽视了对小国先发制人战略的研究。除大国以外，小国也频频发动先发制人战争，小国的先发制人战略同样是影响国际和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以中东地区为例，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等都推行过自己的先发制人战略，而该地区最擅长这一战略的要数以色列，这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地理和战略环境：以色列国土狭小，缺乏战略纵深，长期处于敌国包围之中，脆弱的安全防线使以色列根本输不起一场战争，某些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甚至坚信只要一枚原子弹就可以毁灭以色列。

长期以来，以色列奉行积极国防战略，先发制人成为以色列维护国家生存与安全的法宝。1967 年 6 月 5 日，以色列向埃及和叙利亚发动了先发制人战争；1981 年，以色列趁两伊战争的契机，派出 8 架 F—16 喷气式飞机偷袭了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1985 年，以色列先发制人地袭击了位于突尼斯的巴解组织总部；2006 年，以色列以本国士兵遭绑架为由，向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游击队发动了先发制人战争^¾；冷战结束以来，以色列对巴解组织和 Hamas 发动的先发制人行动更多。以色列以核武器为后盾，拥有强大军力，号称中东的“超级军事大国”。有美国“撑腰”，长期奉行防卫自

¹ Pyotr Goncharov “Outside View: Averting a U. S. – Iran Clash”, *UPI*, March 7, 2007.

^④ Abraham Rabinovich “Fallout Fear Puts Deadline on Nuclear Sites Attack”, *The Australian*, March 27, 2007.

^⑤ Douglas Davis “Israel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Stop Another Holocaust”, *The Spectator*, January 5, 2007.

^¼ See Yaakov Katz “Decision Time”, *The Jerusalem Post*, January 5, 2007.

^½ See Kenneth F. McKenzie, Jr., *Asymmetric Warfare*,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99; Sam J. Tangredi *All Possible Wars? Toward a Consensus View of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2001–2005*,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0 [美国] 理查德·哈斯著；陈遥遥、容凌译：《“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新华出版社，1999 年版，等等。

^¾ 为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以色列政府宣称，2006 年对黎巴嫩战争是为了报复真主党游击队袭击和绑架以色列士兵，但从战争强度和范围看，此次报复性战争本质上是先发制人战争。

主方针，以发动先发制人战争为主要手段，强调将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在极其险恶的生存条件下维护了相对稳定和有利的权力关系，使自己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先发制人战略可以说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最重要的“杀手锏”。在解决伊朗核危机问题上，以色列同样考虑过使用先发制人战略。

为应对伊朗核危机，以色列于 2006 年 4 月起开始研制“Eros-B”间谍卫星，提高箭-2 型反导系统的拦截能力，还从美国购买了先进的远程轰炸机，如 F-151 和 F-161 型战斗机。以军称，这些飞机完全可以用来攻击伊朗境内目标。¹ 从装备看，以军目前已拥有 25 架先进的 F-151 战斗机，可以不间断地往返伊朗境内拟打击的目标；其购买的 F-161 型战斗机也可执行远程轰炸任务，打击半径约 2 200 公里。除此之外，以色列还掌握了中远程导弹技术，如杰里科-2 型导弹射程达 1 500 公里，可用来袭击德黑兰附近的军事目标。以色列国防部副部长艾弗莱姆·斯内（Ephraim Sneh）和原副总理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等人均表示：“伊朗也是可以摧毁的。”^④ 斯内还在公开场合称，以色列可能被迫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这种先发制人打击可能是最后的解决办法，但是“最后的解决办法往往是唯一解决办法”。以色列对伊朗先发制人最可能袭击的目标如下：（1）俄罗斯正在帮助修建的布什尔核电站；（2）纳坦兹铀浓缩工厂；（3）位于阿拉克的重水生产厂；（4）伊朗铀处理与核技术研究中心——伊斯法罕，这里集中了伊朗约 3 000 名此领域的科学家。

以色列对伊朗先发制人打击的促进因素

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已具备一系列条件。

1.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伊朗核问题将关系到以色列的生存。 奥尔默特政府认为，伊朗目前是 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头号敌人和最大的威胁，它一旦制造出核武器，定会与伊拉克、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道形成更加密切的泛“什叶派新月地带”，对以色列构成包围圈。自 2006 年夏爆发黎以冲突以来，以色列多次指责伊朗帮助真主党训练战斗人员，来自伊朗的军火也通过埃及隧道走私到加沙地区，使以色列南北受敌。^④ 以色列军方也认为，尽管制裁伊朗可延缓其掌握核技术，却难以彻底阻止伊朗掌握核技术并拥有核武器。^⑤ 以色列新保守主义右翼势力坚决要求将伊朗核计划扼杀在摇篮里，因为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危险超过了对伊朗采取先发制人打击的风险。以色列政府还认为，以色列建国的主要动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纳粹屠杀了 600 万欧洲犹太人，由此产生的悲情已化作 500 多万犹太人精诚团结的主要精神动力。伊朗领导人关于消灭以色列的言论让以色列领导人感到：大屠杀的惨痛历史一幕刚过去 60 年，现在针对犹太人的新一轮大屠杀马上又要开始。奥尔默特总理表示：伊朗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犹太人决不会重犯 60 年前的错误，决不会采取“鸵鸟政策”，只要以色列仍然有挽救自己生命的能力，它就不会对消灭以色列的狂言听而不闻。^⑥

2. 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 2006 年 7 月，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发动了长达 34 天的先发制人战争。此后，以色列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增强，认为真主党并未被打垮，政府无力维护国民安全，也未能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奥尔默特政府急需通过发动另一场战争来转嫁矛盾，通过树立外部敌人来使国内其他政治派系暂缓对政府错误发动对黎巴嫩战争的指责。

3. 伊朗核危机爆发后，伊朗因谋求发展核技术而受到国际上的广泛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指责伊朗政府未能履行暂停铀浓缩活动，联合国安理会相继通过决议，对伊朗实施了严格制裁，使伊朗在

¹ See Yaakov Katz op. cit.

^④ Ibid.

^④ See “Syria Hizbullah Iran Prepare in Case of Wa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6, 2007.

^⑤ See “Israel Buzzes over Notion of Attacking Ira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16, 2007.

^⑥ See Lany Derfner “The Dark Cloud on the Horizon”, *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ember 13, 2006.

国际上备受孤立。

4. 美国政府一直在处理伊朗核问题的手段上采取模糊政策, 宣称政治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都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选项, 这似乎给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悄悄留了一扇窗。

5. 以色列积累了丰富的先发制人战术经验。以军在历史上善于发动“闪电战”, 以偷袭敌人的重要军事目标, 包括曾针对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真主党、巴解组织和哈马斯的军事目标, 这些先发制人打击大多取得了胜利。最为典型的是 1985 年, 3 名犹太人在塞浦路斯遇袭身亡, 以军遂派出喷气式战斗机, 对位于突尼斯的巴解组织总部实施了先发制人打击。¹

以色列对伊朗先发制人打击的制约因素

因为上述促进因素, 以色列政府于 2006 年下半年成立了伊朗作战司令部, 密切关注伊朗核危机的最新动向, 积极研究先发制人打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军对伊朗核设施的先发制人打击似乎已是“箭在弦上”。然而, 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目前尚处于酝酿阶段, 它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战争还面临许多现实难题。对于以色列来说, 这场战争即使有必要性, 也无可行性, 它面临的制约因素如下:

(一) 以色列进攻性军事力量的有限性

以色列对伊朗作战计划只是一种设想, 主要是因为以色列进攻性力量虽很强大, 但难以确保摧毁伊朗核设施。以色列军方承认, 伊朗的秘密核设施并不为以色列所了解。美国研制的导弹都很难摧毁这些地下设施, 而以以色列进攻性力量更奈何不得。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以奇制胜的优势很难体现出来。

此外, 以色列与伊朗被伊拉克和约旦所隔, 两国的空间距离给以色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设置了天然屏障。若采用空中打击的方式, 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需要有技术精湛的飞行员作长距离、长时间的低空飞行, 同时还应考虑空中加油技术、后勤保障等难题,^④ 在实战中是否有可操作性尚难推断。以色列曾于 1999 年和 2004 年从德国购买了 3 艘“海豚”号潜艇, 以军可从潜艇上发射携带核弹头的导弹, 但海上基地导弹发射的可靠性仍是未知数。从战术上看, 以军的先发制人战术仍有技术和操作难题。

(二) 以色列国内政治派别的反对

如果说战术难题可以通过技术革新加以解决, 那么战略难题却难以在短期内攻克。目前在对伊朗采取先发制人打击问题上, 以色列政府内部仍有分歧。许多政府官员和反对党更倾向于利用联合国制裁伊朗, 认为这是一条可节约成本的危机化解出路。2006 年夏, 以军为打击真主党游击队贸然发动了黎巴嫩战争, 不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而且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007 年 5 月初, 以色列国内爆发多起示威游行, 示威者要求奥尔默特为错误发动黎巴嫩战争负责, 并要求他辞去总理职务。国内反战党派和个人已形成一种合力, 成为以色列现政府对伊朗先发制人所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

另外, 以色列国防部长佩雷茨和外长利夫尼缺乏军事战略思想, 难保以色列先发制人取得预期效果,^(四) 他们兜售的对伊朗先发制人战略很难获得议员, 尤其是反对党议员的支持。与沙龙等前任总理不同, 奥尔默特缺乏军事作战经验, 很容易草率地发动战争(如 2006 年黎以冲突), 也会因为害怕失败而在战争面前退缩, 其外交政策易受国内反对党派的左右。上任以来, 他与党内人士以及与工党联盟之间都有矛盾, 于是只得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决国内问题方面, 无过多精力关注外交问题。

(三) 缺乏盟友的鼎力支持

美国政府虽对以色列的处境深表同情, 并给予了一定的道义支持, 却难以像 1967 年那样纵容以

¹ See Yaakov Katz op. cit.

^④ See “Israel Denies Preparing Nuclear Option Pre-emptive Strike Against Iran in Works Report”, *The Calgary Herald*, January 8, 2007.

^(四) See Ze’ev Schiff “Israel’s War With Iran”,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6, 2006.

色列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这首先是由布什政府所处困境决定的。2006年11月，美国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选举中胜出，重新占领国会，标志着布什在余下任期内难有大的政策动向。2007年1月16日，美国18名民主党议员还联合提出并通过一项决议，该决议宣布：未经国会同意，布什总统无权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①这一决议虽未通过，却限制了美国向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美国在伊拉克的教训是：战争代价高昂，美国须在伊朗核问题上避免重蹈覆辙，应尽力采取政治接触手段。^②布什还担心，美国若支持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内贾德在国内将会获得更多支持，伊朗温和派将会受到削弱，内贾德因此将成为伊斯兰世界的英雄。^③届时美国在中东推行的“大中东计划”和反恐战争都会因以色列的先发制人战争而中途夭折。

因此，美国政府难以支持以色列对伊朗动武，认为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下推动多边外交，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2006年11月13日，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访问美国，布什敦促以色列推迟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作为交换，美国支持以色列提出的关于伊朗核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为维护中东霸主地位，美国决不会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强烈反对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乃至巴勒斯坦加强渗透、秘密资助反美武装，但正如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所强调的：“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绝对是最后的选择。”^④本着这种思想，美国政府在伊朗核危机问题上放弃了单边主义，并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于2006年12月和2007年2月两次通过对伊朗制裁的决议。

（四）国际舆论的反对

从宣传角度看，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似乎可以找到诸多理由：伊朗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威胁要消灭以色列；伊朗政府在德黑兰召开了否认犹太大屠杀历史的研讨会；伊朗资助并怂恿真主党游击队对以色列平民发动袭击。^⑤国际舆论基本对以色列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但至今无一国公开支持以色列动武，以色列先发制人战略势必会受到国际舆论的反对。这是因为，首先，由于以色列同伊朗并不接壤，以军发动先发制人的最佳路径是穿越约旦和伊拉克的领空，这会牵扯到其他邻国，引起邻国的不安。即使驻伊拉克美军同意，约旦也不会向以色列提供领空飞越权，^⑥而以军沿海岸飞行、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战争又难以达到出奇制胜之效。其次，国际舆论反对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还因为此战略不具有国际合法性。先发制人战争在许多情况下是预防性战争。按照目前国际法的规定，预防性战争是非法的，是变相的侵略战争，为《联合国宪章》所禁止。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战争获得合法性所必备的条件是，以色列能够拿出证据显示：伊朗对以色列的威胁是迫在眉睫的（且无法用其他手段得以化解），或者其军事行动获得了联合国授权。目前上述条件尚不具备，联合国更不可能同意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

（五）伊朗的反击能力

以色列难以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还因为以色列担心伊朗强大的反击能力。伊朗强大的反击能力体现在它所掌握的“三张王牌”上。（1）即使以色列成功实现对伊朗核设施的先发制人打击，伊朗也会采取更大范围的报复性措施。^⑦例如，一旦伊朗遭到以色列先发制人打击，伊朗将会果断地使用导弹，且会鼓动真主党游击队用火箭弹袭击以色列，“胜利”和“流星”等型号导弹可能会以特拉维夫为打击目标，以色列国土届时将变成两国争斗的第二战场。（2）伊朗对付以色列发动先发制人的资本除自身实力外，还在于它拥有石油武器。内贾德曾威胁说，一旦爆发战争，伊朗将封

^① See “A Lents Everywhere”, *MidEastMirror*, March 2, 2007.

^② See Richard Chesnoff “Bush Don’t Hit Snooze on Iran Again”, *Daily News*, November 13, 2006.

^③ See Calif Stanford “Iran’s Weakened Hard-Liners Crave a US Attack”,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6, 2007.

^④ “Ayalon Says US Won’t Let Iran Go Nuclear”, *The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6, 2006.

^⑤ See Benny Morris “The Second Holocaust”, *The New York Sun*, January 22, 2007.

^⑥ See Yaakov Katz op. cit.

^⑦ See John Murphy, “For Israelis A New Worry: Iran’s Nuclear Intentions”, *The Baltimore Sun*, January 19, 2007.

锁霍尔木兹海峡,切断石油供应,届时依赖中东石油的美国、欧洲、日本和东亚国家在经济上将倍受打击,世界原油市场也可能会出现混乱。(3)在美以双重威胁和打压面前,伊朗政府为维护生存权益,积极利用国外战略资源,开展了准联盟外交。目前内贾德政府已成功与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反美国家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准联盟关系。¹以叙利亚-伊朗准联盟关系为例,2006年6月两国签订了军事互助条约;2007年3月继而签订了关于加强两国合作的协定。叙利亚-伊朗准联盟关系将使以色列发动对伊朗战争后面临两线作战的可能。伊朗采取灵活务实的准联盟外交成为阻止以色列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强大威慑力。伊朗强大的综合实力和意志、丰富的外交资源、高超的外交能力组成了强大的反击能力,成为遏止以色列发动先发制人战略的重要条件。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在伊朗核危机态势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以色列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5个制约因素目前仍占上风,所以它难以执行此战略。

结 语

2006年以来,随着伊朗核危机不断升级,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酝酿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甚至考虑用携带微型核弹头的“地堡杀手”(bunker-busters)来摧毁伊朗核设施。但该战略目前付诸实施仍面临多种难题。2007年1月,以色列外长发表声明:以色列政府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危机,包括全面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制裁。奥尔默特虽表示以色列政府不会容忍伊朗掌握核技术,但一直声明将通过多边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危机。^④未来,以色列是否会向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将主要取决于5个促进因素与5个制约因素,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不确定方面。

首先是伊朗核技术的发展走向。正如以色列官员所发现的,伊朗具备发展核技术乃至拥有核武器的重要条件,因为它拥有此领域的科学家、工程师、关键技术和研究资金。目前伊朗离拥有核武器还有很远距离。但伊朗离此目标越近,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危险就越大。其次是国际舆论导向。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采取先发制人打击是否具有合法性,将取决于美、欧、俄、中、日,以及中东地区国家的立场。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海湾国家对伊朗谋求发展核技术一直密切关注,对伊朗谋求称霸海湾地区一直持反对立场。若双方关系恶化,阿拉伯国家很可能转而向以色列提供外交支持(包括秘密的外交支持),甚至不排除有些国家会促使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最后是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发展。2006年11~12月,在伊朗地方议会和86人专家会议选举中,以内贾德为代表的派别受挫。^⑤以德黑兰市长卡利巴夫为代表的务实改革派很可能在2008年伊朗大选中扮演重要角色,进而影响未来伊朗核危机的走向。2008年,美国也将举行大选:以色列政府也面临重组的可能。三国的国内政治发展也会影响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先发制人打击。

伊朗同以色列不战不和既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挑战,也为中国的和谐地区外交理念付诸实施提供了机遇。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上日益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中国主张以政治手段解决核问题,反对任何国家发动先发制人战争;另一方面,中国敦促伊朗遵守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同联合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中国是以联合国为舞台的多边外交的重要参与者,是维护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詹世明)

¹ 参见孙德刚:《准联盟外交探析》,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3期,第26页。

^④ See “Israel Denies Preparing Nuclear Option: Pre-emptive Strike Against Iran in Works Report”, *The Calgary Herald*, January 8, 2007.

^⑤ See Calif Stanford, *op. cit.*

Israeli Pre-emptive Strategy in the shadow of Iran's Nuclear Crisis

Sun Degang

pp. 25– 30

Israeli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managements have been fermenting to make possible preemptive strike on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since the nuclear crisis broke out. There are five factors which may promote Israel to launch a military action on Iranian nuclear facilities: maintaining Israeli Security; transferring attention of public opinion; the sanction of UN on Iran; the equivocal attitude of U. S.; Israel experiences in the past. There are also five limitation factors: the limitation of Israel military opera-

tion; the opposite opinions from Israeli internal parties; no allies will support Israel; the opposite attitude from international world; Iranian ability of counterattack. Israeli preemptive Strategy is contained at present by the limitation factors. If the preemptive Strategy will come into being, it will depend on the trends of Iran's nuclear plan, the leading attitud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n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U.S., Israel and Iran.

Breaking the Limitation and Weed Through the Old to Bring Forth the New

— Iran's Modern Thinker Soroush and His Theory on Religion Modernity

Wang Zezhuang

pp. 46– 51

Abdolkarim Soroush is a famous Iranian modern thinker; he thinks that Islam and democracy can co-exist in ideology, and he also thinks a religious democracy state could b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religious state; and this theory is contradicted with that of popular west thinkers. But the main problem is that how we understand the religion and its value; how we innovate our traditional concept of religion

with the changes of time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e core conclusion of his theory is that he thinks the religion as a value and the democracy as measures to manage national affairs could compromise; and so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practice in political life. He thinks it could be a way to innovate religion idea for Islam to deal with the changes of times.

An Analysis on the Crit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risis in Zimbabwe

Gao Qifu

pp. 52– 57

Zimbabwe is facing crit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risis now. National economy totally is in a bad situation; all kinds of political forces are making troubles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west countries maintain sanctions on Zimbabwe. West countries have imposed great pressure on Mugabe because of his policy of countering western democracy. The other cause of crises is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 of land reform. International world ha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Zimbabwe's Situation. African states, especially

southern African states, try to seek measures to get rid of the crises with the frame of keeping Mugabe in power; but west countries insist on imposing pressure on Zimbabwe and choice to overthrow Mugabe government. The present Zimbabw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many administrative orders such as to decrease prices, to make enterprises shares native-owned, to enhance government's capability to control enterprises and management; so that to relax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